



新刊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四

雜文

鄆州溪堂詩 分序

樊曰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取樹降旌而作之者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離獨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溪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集注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溪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先廟碑鄆州樂陽縣河上鄭德碑鄆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珣碑西京北郊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不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文文注其下補遺陳齊之語錄曰秦少游云退之元和聖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予以

韓十四

歲月考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鄆州溪堂詩則又曰如它人所作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孫曰元和十四年

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充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

以華州刺史

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

今本有為

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

漢音鎮其地樊曰三月

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上遂為沂州刺史沂海充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二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

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韓曰舊史穆宗紀云

等州節度賜號天 上即位之二一年召公入且將用 平軍從馬摠奏也 孫曰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以其人之

之 上幽鎮地詔總從云平節召總還將大甲

安公也

今本云以彼人

復歸之鎖

孫曰會愆卒帝以

鎮上之三年

韓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其曰

長慶二年也

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

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罇心一力

齊也

自充切一作專

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

分而殘其帥

洪曰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

其後幽

鎮魏不悅於政

今本作相扇繼變

洪曰調長慶元年

鄆知丘馬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引靖川反成德軍大將

王延濬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一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移

兵馬使史憲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

洪曰

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

同於三方

孫曰三方惟

鄆也

惟一作爲

截然中居

防隄

侍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

孫曰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己為本軍節將疆

使使傅子納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疆

卒武曹濮於鄆州

根抵皆驕以易怨

而公承死二之後掇拾

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

一作萬目睽睽

孫曰睽睽不相聽也

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

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也化

以武則忿以憾

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孫曰以恩待之故若赤子憊心

罷精憊病也蒲拜切罷音皮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

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

非人之情故曰易今本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爲尙

書右僕射今本無公字封扶風縣開國伯今本無封字

以褒嘉之孫曰是歲就加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

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

號曰溪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

事陳曾孫曰曾元和十年五年登進士第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

勤不亦至于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纍擊也韓曰說文纍得理也

韓文十四

六

纍力佳切一本作繫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

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音與瘖同是

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今本無而字乃使來

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孫曰九壘九州也。壘與壘同有葉有年葉世也有荒不

條條治也今本不字作有字河岱之間孫曰河岱皆天平之境及我憲

考一收正之收今本作收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尸主也

公來尸之人始末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

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兮願分扶間切孰爲

邦蟬

音牟今本節蝨

節根之蝥

孫曰詩去其蝥蟬及其蝥蝥食

根曰蝥食節曰賊皆蝗類也

羊狼狼貪

補注食苗心曰蝥食葉曰蝥食

以口覆城

孫曰以口覆城者謂以口傾覆之也

吹之煦之

孫曰煦亦吹也况羽切

摩手拊

之箴之石之

孫曰石砭也謂以石爲鍼也。今本箴作針

膊而磔之

文薄脯膊之砭上左氏咸二年傳斃人因盧蒲就魁綬而膊諸城土傑開也張也。膊音相樂涉格切

凡公

四封

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

帥征

今本帥

不寧守邦

孫曰可以帥征者言可驅之征伐不自守邦而已言得其儘心

公作溪堂播播流水

播播水貌

淺有蒲蓮深有蒹

蒹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校醉飽流

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

孫曰駭駭考考

韓文十四

七

皆鼓

公在溪堂公御琴瑟

孫曰詩琴瑟在御

公既具賓贊

賓贊謂幕僚

稽經諏律

祝曰稽考也諏訪也詩周爰咨諏用

不差

志切

人用不屈

孫曰用謂由是也施由是而不差人由是以不屈言皆得其宜也

谿有蒼芘

孫曰說文贊芘也根浮水而生芘離胡也一名蔞周禮魚宜芘。贊與蘋同音泮芘與蘋同音

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

數遺

孫曰數厭也無我數遺者言無厭弄我而去。數徒故切又音亦

此邦是麻

言且麻此是邦也

猫相乳

韓曰司徒比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爲幾乎譌然反復終篇則言比平王之德感庶召致不爲詭矣

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  
一無有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嗥嗥伊伊音

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  
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  
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  
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罰  
罪以乎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  
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  
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  
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夫其一愈作此

韓文十四

八

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  
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  
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  
身或失之於子孫今夫以功德如是祥祉如是  
其善持之也可知已因叙之爲猫相乳說云爾

進士策問十三首

樊曰非一歲所  
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  
於庶人龜筮孫曰書洪  
範之文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  
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

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

孫曰易擊辨機易作幾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

詞樊曰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如

是則又似不與人其之而獨運者也書與易春秋

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

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

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樊曰

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權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

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

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

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辯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

讓也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

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孫曰古之人謂漢太史公司馬遷也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

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政若循環終而復

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

立殊而求異也各造於時救其敝而已矣夏殷

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

所尚若不相遠然一有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焉

霸一本霸上有相與二字

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為其亦有

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

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

樊曰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戒征

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

事猶詩書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

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云故

錄魯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

穆之德不踰於二霸

孫曰二霸齊魯晉文

宋魯之君不賢

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

孫曰楊朱

韓文十四

十

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

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各往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

十一 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感化而從焉孟子

孫曰揚子古者揚墨塞路

辭而闕之孟子孫而闕之廓如也則既廓如也蔡

無則

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

乎其所以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

所以辭而闕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彼者乎

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待乎其無乃化而不自

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一作將何以

在尚

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

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

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韓曰孟丁管仲以其君霸九合諸

侯孫曰孔子曰威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兩郵兩幽穆貫首止審毋蔡丘之會是也

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

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

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一無而字秦用商

君之法商鞅相秦孝公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

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

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樊曰以管商所學不純於王道

也故管仲功烈如彼其庸非求其名不責其實歟願

韓文十題 十一

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焉

問夫子之言盡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

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

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于有司有司之不知也宜

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

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孫曰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

也五百誰又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一本而下其

誰乎所講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

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諱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

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

吳蜀下及晉魏之亂一本作以至於吳蜀國分如錙

銖錙銖言小也祝曰八銖為錙二十四銖為兩莊子讀其銖累累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錙側持切銖而朱切讀其

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

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

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勳一作勢又有倍於是

有一其為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

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咸一作或豈今之不及

韓文十四

古之人邪一本今之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

聖人者而以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一本而下有

不可乎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

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

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孫曰此禮記經解之文孔

為濼濼是潔淨也窮理盡性言人秋毫是精微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

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周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

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

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一苟得无

咎一本作二一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

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

曰龍戰于野一有其血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

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

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在穀帛仰持也魚向切穀帛既豐無

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

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

韓文十四

帛愈賤一作益賤人益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

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其

故又何也孫曰此錢重物輕之弊也公嘗有狀論列此弊極詳見集三十七卷末將以救

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孫曰易係辭之文又曰

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

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

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民其咨一作夫親九族平章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

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

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一作慎又曰叙百揆

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

望山川徧羣臣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隴山濬川一作封恤

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何其勤

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樊曰孟

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觀二典所載始於將亦有

深詞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

二三子其辯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

韓文十四

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

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

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

此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

解見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

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衣於既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

三王之所守聖人未嘗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

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

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于人猶父母之子

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  
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焉足以爲聖人乎不  
然則說神仙者妄矣樊曰公謹氏子詩云神仙雖  
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

### 諫臣論

韓曰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孰猶未肯言公  
作此論發切之誠亦不羈意及裴延齡誣逐陸  
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愆概引  
誦甲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  
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  
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  
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  
以激之歟。一本題作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孫曰城字亢宗  
定州北平人可以爲

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孫曰城好學子貧不能  
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

### 韓文十四

### 十五

吏竊官書讀之書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

居於晉之鄙鄙邊也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

幾千人樊曰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  
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不詣官府詣城請決大

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孫曰城後徙居  
陝州夏縣李泌

爲陝虢觀察使聞城各泌入相薦爲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  
尉楊宰賈東帛詣夏縣所居召之城赴京師讓德宗召見以  
爲諫議大夫

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色字無居於位五

年視其德如在草野草字無彼豈以富貴移易其

心哉樊曰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爲  
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

窺其際皆以虛名議之有造城將問所以者城知其意輒強  
以酒客辭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致醢醢客或時先醉則席  
上城或時先醉則客

懷中不能聽客語愈應之日是易所謂恒其德

貞而夫子凶者也

孫曰易注云居得尊位為恒之主下能制義而餘應在一用心專貞從唱

而已此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

惡得為有道之士哉

惡音鳥在易蠱

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一有字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易作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

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

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

而高不事之心高一作爲事則冒進之患生曠官

之刺與孫曰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則有冒進之患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有曠官之刺

不可則尤之一本則下不如無也無字一作終今陽

子實一匹夫一本無實一匹夫四字趙本在位不爲

韓文十四

不火矣

在位一作在此位

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

子待之不為不加矣加一作知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一無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之肥瘠音籍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

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

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

為得其言乎哉一本言下得其言而不言與不

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

古之人有云孫曰孟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

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

抱關擊柝者可也孫曰擊柝行軍夜所擊之柝蓋孔子嘗為委

吏矣孫曰委吏王委積倉廩之吏。委於僞切嘗為乘田矣孫曰乘田苑圃之吏至六

畜之芻牧者乘音剝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

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一作祿秩不為

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

若此也夫陽子惡訥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

過而以為名者招音翹舉也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

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

韓文十四

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一有也字愈應之曰若陽子之

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茲一作滋人則諫其君出

不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

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至上嘉

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

職使四方後代知朝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

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孫曰襄二十六年左氏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成入

年左氏從善如流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

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

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  
過乎是啓之也是啓一作其咎字非或曰曰陽子之不求聞而

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  
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

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  
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致

致矻矻矻勞也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孫曰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孫曰

墨子無黔突孔子無被暖席突竈也黔黑也一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

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

韓文十四

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  
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

非察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  
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

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身一作賢若果賢則固畏天命

而閔人窮也一無無者字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惡音烏或

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韓曰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

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

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費方味切一本於辭亦作于辭好盡言以

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孫曰國語柯陵之會單襄



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吾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音翹吾

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

非以為直而加人也蔡本作而加於人也且國武子不能

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

人能受盡言孫曰此亦單襄公之言一作善言非謂其聞而能改

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

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補注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

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爾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

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日見泰山不見岱曉其是

韓文十四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孫曰經謂儀禮也儀禮喪服篇有此春秋

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樊曰魯莊公三年五月葬

之禮總舉下緇也緇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

他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

之五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經亦謂儀禮

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

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

不當惟言總也立一作云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

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

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

樊曰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二年穀梁傳注

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

子改葬其叔父間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

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洪曰舊唐禮儀

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注云訖葬而除

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

服而加麻

孫曰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弓而加麻無服字

此又其著

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

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

孫曰亦孔叢子之文

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服不變謂衰服不變

韓文十四

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二月而葬士逾月

韓曰隱元

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十逾月外姻至

無故未有過

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

譏之

樊曰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

若有故

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

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

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

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

王季以水齧其墓

樊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上季歷葬于鴻山之尾藥水齧其墓

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諸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藥水見之前是出而爲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

葬高誘注云棺題曰和

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

葬故有闕之類是也

孫曰隱元年左氏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葬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

有闕是以改葬。一本或無故字

喪事有進而無退

孫曰禮記檀弓之文

有易以

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經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

韓文十四

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之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作以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

之弔服也

#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所作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

唐制太常寺太廟齋郎一百三十人兩京郊社署一百一十人凡有事于廟社則太常少卿率齋郎入薦香燈整拂神幄

出入神玉將享則執籩豆駿奔走樊曰書祀于周廟與良醴合寶尊壘執籩豆駿奔走樊曰書祀于周廟

朝立籩豆謂大也謂大奔走於廟執事也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以役于其官之長

長即講上不以德進不以言揚孫曰禮文王世子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蓋取其人力足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籩豆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

## 韓文十四

二十一

是選士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一無以塞員填

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

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

之以事樊曰按唐志太常寺有齋郎百一十人太廟九室有長三人又有盪洗二人郊壇有掌坐二十四人

凡室長十年掌坐十二年皆授官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

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樊曰唐有

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凡六館書學者教以石經說文字林皆有以贊於教化可

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

道以業一本作所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

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於國學矣

然則

然字

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

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

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

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

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

力也

一字無

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義舉

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

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

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

不可以不尊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

韓文十四

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彛鬯洗

彛尊也宗彛者祭宗廟之尊

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

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其他其

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此非近於不敬者歟

此非一無此字

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

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

之數加少

數一作教

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

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

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

爲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

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  
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 禘祫議

孫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集注禘祫之議攷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祫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榮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侍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常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南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疏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王于與聖廟禘祫就本室御食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

孫曰時正元十八年

宜令百僚議限五

### 韓文十四

二十四

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

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一無肅敬祀

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

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

孫曰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請為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

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祫曰以奉祖宗可也乃引

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為昭穆上從之是歲十月裕享奉獻祖東向而饗之由是議者紛然唐

之先涼武昭王高之後高字以盛後追諡曰聖皇帝高生

欽字士業歆生重耳字景順重耳生熙字子良追諡曰獻祖

宣皇帝熙生天賜字法真追諡曰懿祖光皇帝天賜生虎字

文彬追諡太祖景皇帝虎生禹追

諡代祖元皇帝即高祖之分也

屢經禘祫未合適從

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渥雖賤不及議而志在効

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

懿之主之一宜永藏之夾室孫曰正元七年十一月

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足詔下百僚議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獻懿二祖宜

藏夾室臣以為為不可夫裕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

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于

夾室至禘裕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

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

廟主宜毀之瘞之孫曰嶸等又言漢議罷邵國廟丞相

上王宜瘞于園惠王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宜瘞于園

不及禘裕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裕世祖比

也一本作臣又以為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

廟一壇一墀韓曰禮記注土封云為壇其毀廟之主

皆藏于祧廟吳曰禮記遠廟為祧注云遷廟雖百代

不毀裕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

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

流光創立九廟孫曰開元十年六月以周制推之獻

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裕乎

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孫曰員外郎裴

寢園以藏神主至臣又以為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

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

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一作不即饗

韓文十四 二十五

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

禘祫孫曰考工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與左司郎中陸淳先爲此議後

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及鴻臚卿王權等申衍之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

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

也子無字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

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

師孫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臣又以爲不可

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

去壇爲墀去墀爲鬼韓曰已上皆禮記祭法之文漸而之遠其祭

益稀昔者魯立煬宮韓曰煬說文云爇煬也音恙春秋非

之孫曰定九年公羊傳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

藏之至而後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

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

祭則於經不通經一作禮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

博採前聞求其折衷以爲殷祖丕王孫曰丕王商也詩丕王桓

撥曰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

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後

代之法也一本傳于有於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孫曰

文二年左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氏之謫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  
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  
以祖屈求神之道豈違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  
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  
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  
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  
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粗合天心斷而  
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  
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文十四

二十七

或云正元九年應  
博學宏詞所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

孫曰書序云  
三千之徒並

受其義家語史記皆  
言孔子弟子三千人

四科之目

補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四科也見論語

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

韓曰語曰汝  
爲君子儒

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

顏氏之子

孫曰易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

其故何哉請試論之夫

聖人抱神明之正性

孫曰禮曰自  
誠明謂之性

根中庸之至德

孫曰語孔子曰中庸  
之爲德其至矣乎

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

慮

由一  
作日

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

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故所謂過者非謂

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  
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  
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  
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一作聖  
人者也  
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  
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  
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不失之矣祝曰此中  
庸之文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  
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

韓文十四

二十八

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不暴之於外  
一作而亦云云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補注伊川曰顏  
子所事則曰

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仲尼稱之則曰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迁怒不貳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孝之道也視聽  
言動皆礼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顏子自惟其若  
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

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隱約一  
作窮隱確

乎不拔韓曰易確乎  
其不可拔浩然自守祝曰孟子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知堅

高之可尙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  
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二謂其不能

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  
無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  
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  
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  
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  
者盡在是矣

###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樊曰李祕書不識爲誰或作李祕然當時亦無  
有所謂李祕者孫曰稅當作稅其字從衣博雅  
云過制追服謂之被輪芮切亦音吐外切補注  
公既作此書先儒劉原父嘗辯其說今附在篇末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

### 韓文十四

二十九

乎孫曰禮記檀弓之文鄭玄注云日月已過聞喪而服曰稅  
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謂在遠者聞喪恒晚終  
无服鄭玄注云是以情責情孫曰檀弓  
无此注今之士人

遂引此而不追服小功小功之服最多親則叔  
父之下殤與造孫之下殤造音與昆弟之下殤

孫曰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一至十五爲中殤又歲至  
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无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尊

則外祖父母恒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法人情其  
不可不復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  
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  
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是  
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

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有牽於外哉  
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計  
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  
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而其  
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也禮文殘缺師道  
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  
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  
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  
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  
親問而以書

補注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悚息

韓文十四

三十

尤甚一作深

愈再拜

補注劉敞原父之論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

可乎韓子嘗吊於人見其親戚其意哀而小功不稅之書夫  
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  
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  
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  
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  
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葬斷  
其親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  
以經窮其殺至于弟免聖人之制礼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  
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  
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  
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  
加无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  
是亦其情也且礼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  
不可以葬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葬斷小  
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降於情而不及文失礼之指而  
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邪小  
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達兄弟之喪既除喪而  
后聞之則免祖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善哉故曰彼人之爲

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无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无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 太學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

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孫曰不敢

比蕃也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升於

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祝曰選述也焯焯謂其行之顯

著者也。撰雖免切与誨同焯音灼數十餘事以升之於禮部而以

聞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各為文說者不可選

紀孫曰不可選紀猶言不可勝計也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歎

韓文十四

三十一

一本无歎字有莫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以不合者以是

無成功蕃淮南人樊曰此傳云淮南人下云歸養于和州和州淮南道也子厚作陽城遺愛

錫則云蕃廬江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

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

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孫曰不能自巳也一日

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

申於是太學六館之士孫曰國子太學四門律書書為六館百餘人

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樊曰正元十一年七月城

自諫議大夫罷為國子司業請留蕃一作請留論蕃論字又一作論於是太學闕

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樊曰正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為道州刺史不

果留

孫曰既闕祭酒城又罷司業不可留

歐陽生詹言曰

孫曰詹時為四門助教

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

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

字養也

惠之大小

必以力復

復報也

斯其所謂仁欤蕃之力不任其

體其貌不任其心

任勝也

吾豈不知其勇也歐陽生

詹曰朱泚之亂

樊曰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為王泚此禮切

太學諸

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

不從亂茲非其勇敢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

於人者不流也

流行也

譬之水其為澤

澤水不為

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

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

將雨水氣上

孫曰高山出雲為雨

無擇於川澤溪澗之高

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

孫曰被謂爵位也

故凡貧賤之士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

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使其無傳焉

一作無亦使其無傳焉

### 張籍遺公第一書

韓曰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交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楊

雄孟軻以再世即謂此書也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報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

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問塞於他人之說是  
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竿而拒  
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  
於執事嘗以爲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  
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宜是後楊朱墨翟恢  
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  
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  
人使人寢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  
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  
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

韓文十四

三十三

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  
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  
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  
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  
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  
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  
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乎載莫有  
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  
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

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楊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此見執事多尙較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

韓文十四

三十四

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辯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爲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于時置不朽之盛衰與夫不知言者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韓由公在戎汙州籍來謁公善之籍  
責公排佛老不著書公答書二首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衆人之中

衆人一作衆子一作人人

固有

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

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

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僕

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

一云嘗有意於吾子吾子闕然無言意僕之所以云云

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沉痾去體

痾病也

灑然若

執熱者之濯清風也

孫曰詩誰能執熱進不以濯

然五子所論

排釋老

之說

不若著書囂囂多言

囂咭也

徒

相爲警若僕之見者

一本之作所字下無者字

則有異乎此也

韓文十四

三十五

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

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及其徒萬

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一作者耳

僕自得聖

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

爲好辯也然從而化之者亦有矣聞而疑之者

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論之不入則其

觀吾書也

書于一有可字

固將無所得矣

趙本無所爲此矣二字

爲此

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厥有一說化當世莫

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不

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公聖人既過之

猶懼不及矧今未至

樊曰籍書謂參政府公書謂到公府皆指斥也按公以正二十

二年徐時序二十九故云

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

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之爲無實

駁雜之說

樊曰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撫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

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方公酬荅於貞元任汴時而毛穎傳後

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七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汴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

傳子厚以永正元年出爲永州司馬比十年則毛穎傳誠元

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撫言未可覓也一本人之無之字此吾所以爲戲耳比

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

也

趙本作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于氣

商字一作高者非或似有之

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

韓文十四

三十六

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張籍遺公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

分復賜還荅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

然猶有新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

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溶化而莫之知

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

之事故有告焉今以爲言論之不入則觀書

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一處一位在

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論之論之不

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  
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  
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  
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  
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  
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  
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  
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况有疾疢吉凶虞其  
聞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  
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

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  
優游無事不以此事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  
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  
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  
十乎執事且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  
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  
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  
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  
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  
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

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  
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  
發明其學者楊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  
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  
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  
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  
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  
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  
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  
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韓文十四

三十八

重荅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  
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調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  
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  
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於字上一本有至字抑其中有宜  
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  
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  
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  
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  
敢昌言排之哉孫曰昌言擇其可語者誨之猶猶公言也

時與吾悖其聲譏譏尼交若遂成其書則見而

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

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吾自得子

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孫曰史記孔子曰自吾其餘輔

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孫曰孔子適陳遇

絕糧論語在畏於匡孫曰孔子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

陳絕糧云云其策措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

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匡人匡人毀於叔孫亦見

於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論語子畏於匡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

矣趙本云其躬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

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

韓文十四

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

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

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至乎夫子未

以也自天子而至乎孟子未以也自孟子而至

乎揚雄亦未以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

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

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

時而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一作為書者皆所

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一本所為作也謂後者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

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感感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唐史有非好已之道勝也一句非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所傳之道也一作之所傳者也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

韓文十四

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孫曰見詩淇奥之詞張而不弛文武不能韓曰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豈害於爲道哉一本作鳥害五五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遠孟君東野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九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書啟

與孟東野書

東野一本作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余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一作他人非

足下之為見而目與之處一本而下又有又字是下知余心

樂否也余言之而聽者誰歟余唱之而和者誰

歟言之而無聽也一無之而二字唱之而無和也一無之而二字

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與一作以足下知

余心樂否也是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

韓文十五

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

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

古人而從之一本作從今之人是下之道其使余悲也無

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孫曰正元十五年

在童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嚴曰汴州亂

無所與歸與一作以遂來于此主人與余有故孫曰

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公往依焉哀其窮居余于符離符離

縣名睢水名在梁郡睢宣佳切及秋將舜去因被留以職事韓

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故云被留也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

年秋補注十六年秋聊復舜去江湖余樂也與

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余下見之女

樊曰習之即也公云子見即

禮部郎中雲卿之子余也○三十一作六集注雲卿之兄仲卿仲卿之子會行第六今作六者非期在後月

朝夕當來此

補注即十一月也張籍在和州居喪家

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自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

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余之望也

春且盡時氣日熱一作日一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

劇其無聊不復一作一本余愈再拜皆作吾

愈自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

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

韓文十五

二

篤專於文學文學不得其術

一作學不

凡所辛

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

重以自廢是以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愈困

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

孫曰正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

為陽山

秋心寂寞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

雅一作清

當朝

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

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若循次而

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

趙本无

今乃乘不測之

舟一本作入無入之地以相從聞文章為事身



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情非計之得也雖使

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道其光而不耀趙本作遁膠世而不耀膠

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一作請猶將倒

廩傾困一作筭羅列而進也若愈不肖又安敢有

愛於左右哉願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

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

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

業稗載而往祝曰說文云稗參求也垂橐而歸樸

管子小正篇請侯之使垂橐而入稗載而歸又國語亦云字

乍稱載今所謂稗載垂橐語出此而公方且遠宰蠻縣故其

語相反如此橐囊也稗收拾也足下亮之而已

上李實尚書書

韓文十五

月日孫曰正元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

再拜奉書大尹閣下孫曰正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愈來

京師於今十五年嚴曰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

門博士十九年拜監祭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

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後來京師至

是十五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

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愛國如家樊

寔恃寵強凌專於聚斂公於順承嘗錄倫輩言之矣而於

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夫大愛民乃所以憂國實聚

斂毒民如此曰憂國可乎公慷慨正直行行如此乃云亦

何哉豈立詩所謂因以發之耶抑屈身以行道聖賢所

不免也君子之所為蓋有不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

爾者百有餘日

韓曰其九十九年自種不入土野正月之雨至七月止

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三

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

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

下條理鎮服而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

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

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

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謹一凡十

五篇非敢自以為文也以爲渴之資也進退

惟命愈恐懼再拜

韓文十五

命賀徐州張建封僕射白兔書

樊曰公正元十五年我佐張建封于徐音是時作

伏聞今月十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

質全白餘一作較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

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不逸人立而拱孫曰凡立

言如人之立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拱拱手也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

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府智博

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辯之兔陰類也又

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

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

且服罪也得之符離實戎國名

孫曰晉灼注漢書云符離匈奴

王号也

又附離也

舊本作符離實戎國也各又附離也

不在農夫之口

而在軍田之田一作之家田

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

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一作有安附之嘉焉伏惟閣下股肱

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

補注鑕鐵槌也職日切

其屬畏威崩析

其屬一作之屬讀連上支歸我乎哉

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荅天意一無荅字小子

不讓之責而默默邪一作而默默賀也俞也再拜

上兵部侍郎李巽書或作李巽非是

韓文十五

五

十二月九日

孫曰永正元年

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

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

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

矣

嚴曰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則至此二十年矣

薄命不

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

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

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

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

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

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

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益困。一本作志亦困私自憐悼悔。

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

而義拙。孫曰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

夜漫漫何時旦齊相。研曰石欄生不逢堯舜舜禪短布單衣總至斷長

公聞之舉以為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孫適鄭

腰戔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反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聰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无言

吾幾失子矣左氏齊相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

昭二十八年傳云。上然則非言之難為。一作其聽而識之者難遇也。

伏以閣下內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一無而字哀窮而悼屈自汙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

韓文十五

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樊曰是歲十一月甲申李巽自任西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

當天子新即位。樊曰是歲八月庚子憲宗即位汲汲於理化之

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丑一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

有振之之力。審戚之歌。聰明之言。叢切不發於

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

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孫曰謂廷陽山令時所作舒憂娛

悲雜以壤。惟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

聽於耳也。如賜觀覽。亦有可採。干蹟尊嚴。伏增

惶恐。愈再拜。

韓曰生名汾披公有題洛北惠林寺云正元十  
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漁  
于溫洛又嘗薦汾于陸員外參政知生  
為汾也。一本題作荅尉遲生汾書

尉遲生足下祝曰廣韻虜復姓有尉遲氏。尉音變。夫所謂文者必

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

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

而氣和昭晰者無疑祝曰昭晰明也前漢暗味昭晰。晰土列切一作而優

游者有餘者一作而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

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也如有問於愈者

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

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又一作豈抑所能

韓文十五

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其

何愛之異也其何一作其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

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

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荅楊子書

樊曰楊子者或謂揚陵之子欽之字茂孝也傳  
嘗言其以華山賦示公公稱之士林郎其人也未詳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畧見

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竒但不敢果以貌

定敢一作能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戒

孫曰史記弟子列傳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兒取人失之子羽故未敢決然挹亦不

敢忽然忘也一作能到城以來孫曰城謂京城不多與人往還

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補注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

砧砧說足下不離口韓曰砧砧語難也。砧居崔大敦乙切又口骨切一作吃吃

詩不多見補注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

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一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

其兄甚矣一無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

信矣况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

相信已熟既相見一作既已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

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

韓文十五

金注重外而內惑也韓曰莊子達生篇以死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

類一無相字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一有也字而今而後

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

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

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韓文十五 韓曰公元和元年自江陵祿召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于頓

伏蒙示順聖文武樂詞孫曰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頓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侑舞雄健壯妙号孫武順聖樂天寶樂詩一作詞讀

讀

蔡琰胡笳詞詩

孫曰後漢蔡琰子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與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嚴曰笳音

加胡人捲芦葉吹之也蔡琰字文姬漢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與平中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後曹操

素與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以金璧贖之而嫁於董祀感傷亂離作詩二章世所傳胡笳十八拍蓋用文姬詩中語而作

以詠文姬也移族徙并與京兆書

孫曰京兆尹蓋李實也頃家河南徙族居京兆執州

人而禮遺實書實使劉禹錫作答曰閣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望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

羣從率先行古占數為京兆人且使使者修敬於鄙薄缺焉不敢當事見禹錫集中自幕府至鄧

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

唐本無此自一字五日手披目視

一作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

且懼勿若有忘

一本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

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

丈

能無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

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悸慄

視曰說文掉搖也悸心動也詩垂帶悸兮。掉

徒弔切悸其季十切掉一作掉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

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才蓄雄剛

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

孫曰永貞元年十二月甲辰加頓同平章事威動乎區極

區一作天子之毗

孫曰倚毗也詩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

天子是毗是也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一作言語文章與事相侔變化若雷霆

變化一作輝赫一作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韓文十五

信乎其有德而且右言也

一無而字楊子雲言曰一無且字

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

韓曰灝灝富大兒噩噩明直兒。灝胡老切

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

子請釋老馬隨之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也乃放老

馬而隨之遂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

論語

如老農。問之一作之問

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

之能不聖於左父

然且云爾者

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

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

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 為分司郎官上鄭餘慶尚書相公啓

孫曰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元和三年六月甲戌以餘慶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

為郎官出外郎分司出外郎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

恨字歐感戴戰慄

懷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

敢避其煩黷一作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

愈幸甚三得為馮吏

孫曰元和元年九月丙午餘慶為馮吏

出入五年

嚴曰集有送鄭秘校理序馮馮即餘慶之子也序云

相公於東太李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吏

燈時五年餘慶承貞元年八月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



爲太子賓客九月改國子祭酒十一月爲河南尹二年三月  
加兼知東都國子監事三年六月爲東都留守退之以元年  
爲國子博士二年分教東都四年改都官 竊自計較受  
員外郎守東都省上此啓時已五年矣

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

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

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

目與宦者爲敵樊曰皇甫持正爲公神道碑云除尚書  
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号功德使

司京城觀寺尚書簽手公按云典盡  
索之以歸除其尤良時其出入云云相伺候罪過惡言

詈詞狼籍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階禍故前者懷

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

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俛俛日日

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鳩鳩平均歌於

國風韓曰詩曹國風鳩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  
之不壹也毛氏云鳩鳩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

下上均從事獨賢雅以怨刺韓曰詩小雅北山刺幽  
平如壹

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  
二章云我從事獨賢賢勞也伏惟俯加憐察趙木照

字 幸甚幸甚愈再拜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樊曰按李習之狀公行云又省爲分司都官員  
外郎改河南縣今日以職分辯于留守及尹

故軍士莫敢犯禁韓曰公上鄭公書其言割切  
其退甚輕信平史所謂爲道君子也嚴曰

退之以五年爲河南令其分司郎官曰嘗論事  
失餘慶意既令河南猶論列不已故敢云今雖  
蒙沙汰爲縣猶在相公治下

又曰守官去官推今日指揮

愈啟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  
絲毫事爲報荅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

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一作故未嘗

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

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

汰爲縣韓曰元和五年冬改河陽令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

離門墻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故吏下一改前所

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

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

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

韓文十五

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

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

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

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

縣駕一作毀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矣無一

矣字雖捕繫杖之未至過也一無昨聞相公追捕

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之爲政當有權

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

爲其長者一無安得不少致爲之之意乎少一作

一作抑爲之之意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

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與小人一作必似乖戾

雖然豈敢生疑萬一一作生疑必諸從事與諸將

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黷視曰黷甚黑也劉伶

曰青黑色不明淨也係曰黷黷謂不以真情狀白露左

右小人私受思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

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

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可自罷乃罷去一本

字下有各字一本乃字作不啻如乘涕唾無一分顧事為

藉心故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故一守官

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韓文十五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書

上宰相書

一有三首字一有一首字韓曰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其後以博學宏辭三試於吏部无成故十一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庸人故不能用公是年五月遂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

嚴曰光範門在宣政殿西南通中書省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

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

韓文十六

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樊

釋草云莪蘿蒿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

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一無也字既見君

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

孫曰古者貨貝五貝為一朋百朋言得祿多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

命以賜之賜一作錫厚祿以寵貴之云爾一本作又當爵命賜之厚祿云

耳其卒章曰泛泛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舟也一本舟字浮沉者物也

孫曰浮沉猶輕重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

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  
言若此則天下心羨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  
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補註

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  
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  
爲駟馭泮闕之詩使聲於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  
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

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  
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  
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  
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  
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一本無此句幸今天下無

韓文十六

二

事小大之官各守其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  
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  
生二十八年矣嚴曰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  
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

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  
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韓曰孟子雞  
鳴而起該字參

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  
起參字爲利者跖之徒也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

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

旨而成文抑邪與正孫曰抑退抑也與辯  
助也與一作與辯時俗之所

惑居窮守約守無亦時有感激怨懟竒怪之辭

祝曰懟爾推云怨也詩  
強禦多怨一怨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

妖淫諛佞請張之說說曰請張誑也書民無或無所出

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

一作卒無所成嚴曰答崔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家貧及來

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因詣州縣求舉四舉而後有

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因又詣州府求

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既已為之則欲

有所成就因復求舉亦无幸焉則此所謂四舉三選也九品之位其可望一敵之

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

食寒不得衣孫曰恤恤乎昭十二年左氏之文恤恤憂兒瀆於死而益固

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

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

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所謂抑長育之使成材一作

韓文十六

使其成材材一作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

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作古君子之相其一君也一又充之字

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韓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入生七年而學聖人

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一年一本漏不得已一朝

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

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

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

志則命也一作若不得其志則云云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

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補注書洪範注云民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

則念錄

不協于極

一作弗

不罹于咎

一作弗

皇則受

叙之

補曰書洪範注云民之行雖不合于中

而康而色

而汝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補注書洪範注云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

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

是皆與善之辭也

抑又聞古之人有

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

一作君子而不逆之矣

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

自抑又聞至謂也三十字一本無

抑又聞

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

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

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

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

役一作沒

蓋將推己之

韓文十六

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

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

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

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

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

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

則一作其

因人之

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也

一作

今天下不由吏部

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

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雅於四海而其至

者蓋闕焉豈無其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

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問者孫曰問

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開

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

膚糜鹿之與處猿狖之所居補注三國志若魚之

孫曰仇猿走淵猿狖之騰木也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一

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今國家之仕進

者一無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

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

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

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者萬不有一得

韓文十六

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

昧惟恐聞於人也惟一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

求仕者上一宰相不辱焉宰相字上一有而薦之

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

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

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以謂勸賞不必徧加

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所欲為而遂推

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

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

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



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一作知所依歸焉

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嘗一作常輒採其可者若

于首錄在異卷一有伏字一有冀字辱賜觀焉于黷尊嚴

伏地待罪愈再拜

###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本強人而為饑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筦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那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

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

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

### 韓文十六

六

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

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弟

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

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

呼而望其人之救也人字一作仁字彼介於其側者聞

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弟之慈愛然後

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

則將狂奔盡氣性一作狂濡手足焦毛髮且字一作有救之

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

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甚一無甚字一作其愚甚愚甚一作其愚也

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  
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  
而見之矣一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

救之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焚

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

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

者也或謂愈曰一無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

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

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爲之

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

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

察一有使防禦營田及諸小使等一無尚得自

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

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韓

禮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或舉於管庖韓曰禮

爲公元曰其輿遂辟也可人也記曰趙

文子所舉於晉閼管庫之士七十今布衣雖賤猶足以

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

再拜黃唐曰韓上宰相書歷道飢寒有溺藪於水火大聲

千仞之下懼其不顧夫不用而窮乃上之常古人寧有乞於  
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盡人極窮進改節然其言可也韓無  
可嘗安得信一時之言疵其終身乎曰不然韓子亦幸而舉  
進士耳使其三書獲薦謝恩權門將委已以從人耶抑以身

而徇道邪故論人於已然則韓子之賢誠  
所難能觀人於未然則韓子之言不足為法

###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羈旅一無前鄉貢進士韓愈再拜

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也其急於見

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孫曰史記

禽統封於魯周公戒曰我一沐三握髮一當是時天下之

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

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

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孫曰說文云昆虫

昆虫草木之妖如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 韓文十六

八

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

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

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

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

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

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

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

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

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

盡草草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將  
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惟  
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再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  
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  
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灾時變  
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  
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  
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

韓文十六

九

不足以希望盛德如此於百執事

如一

豈盡出

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

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

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

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人辭焉惟

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

一作閣下其亦

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

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

一無之於齊三字於齊不可則

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

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  
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  
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  
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  
亟上足數及門數色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  
惴惴然惟恐不得出太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  
垂察焉瀆冒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 荅侯繼書

韓曰正元八年繼與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  
上宰相書不報遂東歸將出京作是書且云懼  
足下以吾退歸因謂不復能自強不息故因書  
奉曉此則公上崔虞部書之時然則公時勵志

### 韓文十六

十

如此宜乎為百代文章之  
宗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補注

崔大名羣  
字敦詩

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

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欲

致一書開足下開一作聞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

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

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

欲重累其辭欲一作復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

意不為行亦自念一無方將遠去將一作當潛深伏隩

祝曰隩四方土可居爾雅居內為隩韓曰  
隩水厓也又藏也。隩於到切字一作奧與時不相聞一時

世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尊其聲光故不得不

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六

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求得而不觀

者也也一無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

樂之名數也字於一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歐本

藥二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不要此道无方

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為大賢君子者也趙本

無也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媿今幸不為時

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

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

韓文十六

怨天尤人者而一此吾今之志也一本此吾懼

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一本志也

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為不進而

衆人進未始為不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

事皆不過後月十日趙本有相問者為我謝

焉愈再拜

荅崔立之書

樊曰立之字斯立正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

既發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

正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替斯立乃

遭公書比之飲玉者故余以此書復之然公所

學者堯舜三代孔孟之道其文則六經古文也

時吏部所試者時文爾公以古文為寶而吏部

試以時文則公之  
玉蓋未嘗獻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

樊曰狼狽獸名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  
顛或言狼狽是兩物俱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  
能動故世言事

乖者謂狼狽

失其所操持固不知變以至辱於

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

也是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

問之手筆上二扳援古昔扳或班切詞義高遠

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一無足下三字得之

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

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故一作固不然何

韓文十六

十二

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

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

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

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

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

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

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

好惡出於其心司下一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

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

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亦禮部之類也

一無也字私惟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

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

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

乎俳優之辭乎一作於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女耻

六切呢女夷切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一無所字書所謂

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

余亦無甚媿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

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

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

進于是選一作於僕必知其懷慙一無僕字乃不

自進而已耳一作矣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

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

且使生於今之世生一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

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孫曰論語斗筭之

器容一斗二升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

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

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

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

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良工之剖良工一作工人然後



見知於天下雖則兩足而不為病韓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

厲王玉人曰石也別其左足厲王殺復獻武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右足至共王卽位和乃抱其璞哭於郊王使玉

人攻之果得寶玉孫曰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也王以為欺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

和復獻之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抱其玉而哭王使割之果有玉乃封為陵陽侯○一本無而字

足而不為痛一本作兩別日無使勅者再尅劫強也渠中切誠足下相

免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

謂我必待是而後振者地本振尤非相悉之辭

也尤非一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

下無為我戚戚也一無足方今天下風俗尚有

未及於古者及於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

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

其得失無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

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韓曰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

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充知山曰臣聞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虜入盜乎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曰居一障間山自度窮窮曰能乃使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顏師古注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

以杆寇乘謂登而守之也公之意取此若都不可得猶

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

事考賢人哲士之所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

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樊曰李習之答皇甫

持正書云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淺鄙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人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竊

不自度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炬赫于无窮退之所謂誅姦諫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習之此論出公此書故耳○趙本作著盛德于幽光二者

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 荅李翊書

樊曰公荅李翊二書或作李翊非也正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于修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欵補注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為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詞甚高

### 韓文十六

十五

高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一無此三字誰不

欲告生以其道一作之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一本

作誰不欲告生以其道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趙本外字作餘抑愈所

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室者也室一作

也烏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

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

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

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一作而可取人矣將蘄至於

古之立言者一有耶字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

勞一作世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

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辨辨光也。域域輒切。仁義之人

其言謫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二代兩

漢之書不敢觀。兩一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

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禮儼若思茫乎其若

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

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

笑也。其字一無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

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

韓文十六

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

也。汨汨然來矣。汨汨水流兒音骨其觀於人也。笑

之則心以為喜。心字一無譽之則心以為憂。心字一無以

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

乎其沛然矣。樊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於江左。斯文掃

末而公出於是。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

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

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愈勃。然

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

無補。費精神。好諷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

持正論業。斯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

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府作無迷其途無絕其

源一作无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

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嚴

昔人論文章以氣為主退之論佛骨徒鱷魚其使常山也視

王廷濬若軒渠小兒以片言折三軍而牛元翼立出別氣之

所養可知矣故其文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

洋大肆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豈非氣之盛者言亦從之乎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

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

取焉雖然得用於人者趙本得其肖於器一有邪

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

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趙本施舍則傳諸其

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

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一作有志乎志乎

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

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

矣一有愈字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重荅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

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

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

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進也言辭之不酬禮

貌之不荅一作恭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補注論語互鄉難與

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得一作能宜乎余之不為也余一作愈苟

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

嚴曰孟子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互鄉之人雖難與言

童于雖無知然能潔已以進聖人斯與之進矣又奚待其禮

踰而情過邪一作益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於我耶

作荅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

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

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生無一字而無患乎

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

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浙東觀察李中丞書

韓曰中丞名遜字友道荊州石首人元和五年八月以遜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代之為書上遜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

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一無者字方今居古

方伯連帥之職居一無字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

者得一本惟閣下心事擘擘擘呂角切一作卓擘與俗輩

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習於近者閣下從事

李協律翱到京師孫曰翱字習之為浙東觀察判官元和六年以事至京師籍於

李君朋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

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

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

聞一本所上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

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一無而字不幸

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胃中雖有知識家無

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

致其身於其人之側致字一作自致二字開口一吐出胃中

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

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棄

韓文十六 十九

於俗輩一無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

七州補注浙東所管七州謂越睦衢戶不下數百萬

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

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句一本無其字當今盲於心者

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

非則一作故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

未死實欲一吐出平生所知平生字上一閣下能

信而置之於門耶置一作致籍又善為古詩樊曰白樂

云張君何為者業交三十春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

一有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一

籍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

金擊石也聽一作聆夫盲者業於藝必專故樂工

皆盲孫曰國語曰矇瞍修聲矇瞍盲也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

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

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庶幾下一因

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一無也字

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

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籍慙覲再

拜視音腆諸本無此五字

### 荅李師錫秀才書

韓文十六

二十一

韓曰李觀卒於正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孫曰師錫蘇州吳人或曰李師

錫圖南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

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則一作即盛有所稱引

孫曰稱引稱誦也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

包容包一作苞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

以於是知吾子非庸庸衆人一本作非庸庸之衆時

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

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

所與者卽如元賓焉補注曰居仁云公此數句蓋出於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

一章最見抑揚及復處其後曾子固答李  
洽書亦如比類宜皆詳讀。即一作則。今者辱示書

及文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悅

若相接悅說文云狂兒許性切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

道之不污孫曰不污不苟也甚矣子之心有似乎吾元賓

也乎一作於一五吾字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

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

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

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

深於是者歟孫曰深於是者謂好其道焉者也吾子樂之況其外

之文乎愈頓首

韓文十六

二十一

答陳生書

韓曰陳生或云名商或云名師錫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已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此

與于張學于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眾人視之雖若迂濶而其

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

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

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

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

好其言詞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

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一作故愈



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

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

已以信而事親以誠嚴曰病乎在已蓋若所謂舜為法於天下找備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是也順乎在天蓋若所謂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也待已以信者信道篤而自知明是也事親以誠者

毀菽飲水盡其歡是也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

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為衆人然一作焉所謂

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乎吾心而隨順之不

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

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趙本去此

十一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

盡其心不夸於外一本於其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

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一作於其外者不以已之

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

質者文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

供養之道者也養一作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

而後為養薄其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

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

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一作古人

學之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獨守是說而俟

見知焉獨一作猶無知字愈自

答李翱書

韓曰公貞元十五年以董晉死於汴後依張建封於徐未知所去就意習之以書勉之俾之入京城故公此書言其窮空家累无託及前日客京城之狀以答之

使至辱書

一作使來辱足下書

歡愧來并

來一作交不容於心

嗟乎子之書言意皆是也

書字無

僕雖巧說何

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

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

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

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軍亂

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

趙云養體之具無以有家

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

韓文十六

二十三

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

此一事耳足下誠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

一作足下

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

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

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

驅一作執

間一作門

開口論議其安能有所合乎

所一作以僕在京

城八九年

孫曰謂應進士時也

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

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

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已加長矣

一無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

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

得一作豈

賢公卿在下布衣

韋帶之士談道誼者多乎誼一以僕遑遑於其

僕下一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

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思一內無所資外無所從

縱一作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

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

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滂

音而處其所樂哉非不願為子所云者為一

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孫

此謂張建封幕府嚴日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

飽而嬉者也飽而嬉一作渴而飲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

韓文十六

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尤少所一作

尤不知我者尤多尤一作猶吾豈樂於此乎哉一無

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

子之所以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

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

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顏回一簞

食一瓢飲在陋巷陋本無在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而為之依歸一無而又

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

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

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歡  
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